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女性職場新鮮人的成功歷程：電影敘事與年輕女性之接收

The Success Process of Freshwomen in Workplaces: Movie Narratives and Young Female Audiences' Reception

doi:10.30386/MCR.201607_(128).0004

新聞學研究, (128), 2016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8), 2016

作者/Author：楊宜婷(Yi-Ting Yang);黃靖惠(Jing-Huey Hwang)

頁數/Page：135-18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86/MCR.201607_\(128\).0004](http://dx.doi.org/10.30386/MCR.201607_(128).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女性職場新鮮人的成功歷程： 電影敘事與年輕女性之接收*

楊宜婷、黃靖惠**

投稿日期：2015年4月7日；通過日期：2015年7月23日。

* 本文改寫自第一作者楊宜婷之碩士論文。兩位作者特別感謝匿名評審提供的寶貴建議。

** 楊宜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碩士，
email: naomibird411@gmail.com。

黃靖惠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email: hwangjh@ntnu.edu.tw，為本文通訊作者。

本文引用格式：

楊宜婷、黃靖惠（2016）。〈女性職場新鮮人的成功歷程：電影敘事與年輕女性之接收〉，《新聞學研究》，128: 135-180。

《摘要》

近年來美眉文學（chick lit）蔚為流行，而呈現的女性權力與主體成為論戰的焦點。針對此類型之兩部電影，本研究首先進行敘事分析，以瞭解劇中女性職場新鮮人如何克服挑戰，再以深度訪談法探討年輕女性如何詮釋。

研究則發現電影均在核心事件中呈現感情生活及職場關係的衝突。對於此些衝突，受訪者一方面認為工作與感情應該平衡，符應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另一方面則認同女主角們所具有的成功女性之特質，並指出電影賦予女性實踐夢想的力量。

關鍵詞：女性生涯發展、接收分析、敘事分析

壹、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九七〇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the second-wave feminism），批判大眾媒體吹捧了流行文化與消費主義，從中扭曲真實的女性形象，使女性觀眾毫無選擇地接收媒體再現的錯誤訊息。然而，另一批女性主義學者卻持相反的看法，她們擁抱流行文化，提倡享樂消費主義，認為當女性得以自由地做出自己感到快樂的個人選擇時，才是女權的真正展現；這些被稱為第三波女性主義（the third-wave feminism）或後女性主義（post feminism）的新世代年輕女性，高舉個人主義的旗幟，強調各種差異、複雜和多元都應受到包容，她們不願再以父權受害者的形象自居，反而以自我嘲諷（self-deprecating）的方式作為幽默感和生活樂趣的來源，並將此態度延伸至以女性觀眾為主的讀物及影視作品中，美眉文化（chick culture）也就是在此時因應而生，各種倡導女性自由選擇權力的作品如雨後春筍般萌芽，並逐漸蔓延至全球（Ferriss & Young, 2008, pp. 1-4）。

美眉文化指的是呈現流行文化的媒體透過各種類型與表現形式，如電影、小說、雜誌、音樂等，特別聚焦於年輕、專業、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女性；以美眉電影（chick flicks）為例，最簡單的定義即是「吸引女性觀眾的商業電影」（Ferriss & Young, 2008, p. 2）。藉由美眉文化的文本，都會女性得以向大眾訴說她們的想法、感受、及理想目標，幫助她們突破母職迷思，給予她們在生涯選擇及主體建構上重要的啟發（Dinurriyah, 2014, p. 21）。此類文本根據其所描繪的女性身分、特性及故事背景產生了不同的分流。其中，部下文學（underling lit）的女主角大多設定為剛自校園畢業的職場新鮮人，故事從她們懵懂的入門時期

展開，演變到逐漸駕輕就熟，以至於最後在事業發展及私人生活都達到平衡的過程。從中可以看見年輕女性在職場的困境，特別是與嚴厲上司的互動情形，然而在女主角受盡苦難後，終究得以實現她們最初的期待與夢想。【穿著 Prada 的惡魔】（*The Devil Wears Prada*）及【豪門保姆日記】（*The Nanny Diaries*）等即為近年頗具代表性的作品，吸引大量女性觀眾的目光，眾所矚目的程度也反映在其小說、電影票房及 DVD 的銷售數字上。

雖然在市場上得到廣大迴響，但部下文學在學術界得到的評價褒貶不一，包括其所呈現的新女性形象、女性的權力與選擇等等，都是頗具爭議的面向。Hale（2006, p. 103）即批評部下文學失去了讓女性「做自己」的根本精神，其作者將憤世嫉俗的受害者心理投射至女主角身上，將職場中承受的責難與失敗歸諸於上司的冷血、刻薄。Spiker（2012, p. 19）則認為，【穿著 Prada 的惡魔】確實展現了正面且強而有力的女性楷模，然而卻是通過米蘭達此資深女強人的角色，而非年輕菜鳥安德莉亞。米蘭達代表了女性也可擁有事業上的權力，然而當女人掌握大權，勢必承受極大的污名與代價，安德莉亞的角色就是代表眾多年輕女性，負責接收與體驗優勢的父權社會觀點。從她開始發展事業時不受親友的支持，以至於看清米蘭達人前的冷血與人後的辛酸，到最後選擇遠離權力核心，做個社會所認可的「好女人」。如此的呈現會影響年輕女性觀眾的事業選擇與職涯發展，使其對權力感到退縮質疑，這無疑是平權戰爭中的一場敗仗（Spiker, 2012）。

在眾多批判聲浪中，Ferriss & Young（2008, pp. 54-55）卻有不同的看法，她們從女性在職場中轉變的角度切入，認為這種以「改頭換面」為主題的電影（makeover flick），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女性角色的爭議與多變；在【穿著 Prada 的惡魔】中，女主角安德莉亞的改變並非為了取

悅男性，而是源自內心對當前工作重視的覺醒。同時，該劇提出了美眉文化對女性成功的一貫質疑：雄厚的事業企圖心與地位成就是否足以和個人幸福劃上等號？她們指出，安德莉亞最後的選擇似乎回應了第三波女性主義「忠於自我」的精神，而其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也突顯了新世代年輕女性必須面對的未知與多變。

無論站在哪一種角度，部下文學中的性別權力與女性主體依然是各方論戰的焦點。然而除了由特定角度闡釋單一影片的呈現，尚待系統分析的是：同屬此類的電影具有哪些共同的敘事結構？女主角們具有哪些共同的思維？由於媒體的敘事結構代表著流行文化的主觀建構，藉由檢視其中情節如何將角色的功能和個別事件組織起來，我們可理解彰顯大眾流行文化的媒體如何在特定歷史社會脈絡下，詮釋年輕女性事業成功的意象及因素，包括權力關係、性別角色認同等。因此，研究應設法歸納出此類電影敘事中主角的態度、思維與行為模式。

此外，評論指出此類文本對結構體制漠視與不作為，反映出消極的女性主體建構，這種逃避態度使得年輕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不公與壓迫看不見改變的可能；然而在批判的同時，大部分的研究並未檢視觀眾的觀點為何、新鮮人如何因應自身職場的問題，畢竟在結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撼動的情況下，年輕女性應當如何自處，正是其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因此，研究應探討觀眾對劇情的詮釋，尤其是同樣作為女性新鮮人，她們如何對照自身經驗？產生何種對話？如何藉由大眾媒體的再現反思自身發展歷程與自我價值？

在觀眾研究中，女性一直是備受矚目的研究對象，從女性的觀視行為與詮釋解讀中，可以看出媒體與文本在女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早期的女性觀眾研究聚焦在社會權力結構，特別是家庭中的電視使用再現了哪些性別權力關係。例如節目時段改變了家庭主婦的作息、遙控器的掌握權、藉由看電視展現對父權制度的抗拒等（Hobson, 1982; Radway,

1984; Morley, 1986)。也因為如此，以家庭主婦為研究對象的比例甚高，導致其他社會位置的女性較少被重視（余意，2007）。然而隨著女性意識抬頭，研究重點逐漸轉向女性主體建構與主體認同（林芳玫，1996；蔡佩芳，2003；廖依婷，2004；余意，2007），許多電影、電視劇中的女性也從傳統的被動、溫柔、不理性等刻板形象，轉變為強勢、獨立、自信的新女性，擁有一定生活能力、社會地位、自主意識明顯的女性也逐漸成為觀眾研究的探討對象。

綜上，本研究欲以描述年輕女性在職場奮鬥為主題、而且近年來曾在台灣成為流行話題的電影作為文本，分析其中的敘事結構，並且輔以深度訪談法，以初入職場的年輕女性為訪談對象，了解其在電影的觀看過程中，產生何種想法及感受，尤其如何帶著自己的背景、經歷、知識、偏好，與劇情產生互動並對劇情做出詮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 一、針對【穿著 Prada 的惡魔】及【豪門保母日記】電影進行敘事結構的分析，檢視其所呈現的敘事模式，進而理解劇情發展歷程，並整理出結構脈絡的共同特質。
- 二、分析電影敘事中利用哪些敘事元素及情節塑造出「成功」的共同意象，並探討電影中的女性職場新鮮人如何成功。
- 三、探討在職年輕女性如何對電影中新鮮人的「職場奮鬥歷程」進行接收解讀，並檢視受訪者之生涯發展狀況與電影敘事之符應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年輕女性新鮮人的生涯發展與生涯成功

根據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2013）的調查，年輕女性自大專院校畢

業後，初次進入職場就業的年齡大多集中在 22-29 歲。從女性生涯發展的角度來看，此階段位於探索期（15-24 歲）至建立期（25-44 歲）之間（Super, 1957）。Super（1980）指出，各種經驗的嘗試，包括學習、休閒與工作等，都是女性新鮮人在此二期間被賦予的任務。然而，單純以年齡作為生涯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不足以探究女性新鮮人在職場中的工作經驗與情形。近年來的相關研究趨向以女性的共同心理特徵、態度、及需求作為劃分依據。林乃慧（1999）即將職業婦女生涯發展階段分為五個階段：（1）適應探索階段、（2）能力成長階段、（3）成熟發展階段、（4）穩定停滯階段、（5）挫折衰退階段。蔡涵如（2004）採用林乃慧（1999）的劃分，進而探討未婚職業婦女之生涯發展情形。其研究結果發現，25-29 歲的未婚職業婦女，生涯發展階段以（1）適應探索、（5）挫折衰退階段為最多，顯示此年齡層的女性，因進入職場的時間不長，所以大多處於適應探索階段，此外亦有多數人可能尚未找到適合的工作，故處於挫折衰退的階段。

至於生涯成功，則可以定義為個人長時間在工作上得到滿意的成就，亦可定義為個人工作生活中外在或客觀的成就與內在或主觀的感受（Judge, Cable, Boudreau, & Bretz, 1995; Kirchmeyer, 1998）。Powell & Mainiero（1992）表示，主觀內在成功相較於客觀外在成功，在生涯成功的認知上是更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尤其對於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其研究顯示薪水和職位等級對男性而言是與生涯滿意具有相關，但對於女性卻沒有顯著相關，因為女性較注重的是生涯中個人的發展，如有興趣、有挑戰的工作，或是在工作與生活中達到平衡。

綜合以上學者的論述，女性成年早期泛指 20 歲至 40 歲的時期，此階段的發展重點乃是在於自身生涯方向的選擇，包括工作、婚姻與人際關係等。22 至 29 歲之年輕女性便屬於此一時期的初期階段，她們從原

生家庭中獨立出來，開始建立新的人生架構與社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Betz & Fitzgerald (1987, p. 146) 認為，當社會規範有所改變，以及女性勞動參與提升時，職場生態可能變得愈來愈有利於女性生涯發展。然而事實是否真是如此？郭珍虹（2007）對此提出質疑，她指出，即使是尚未步入婚姻的年輕女性，仍然會以未來是否可以兼顧到婚姻家庭作為生涯轉換的考量。顯示在歷經時間的推移、態度的轉變、及勞動環境的革新後，傳統性別角色中的母職枷鎖依然沒有那麼輕易能擺脫。據此，本研究將從觀眾的回應中，檢視在時代的改變下，當代年輕女性的生涯發展情形是否有所轉變或是出現其他的影響因素。

二、敘事分析理論

在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影響下，敘事學的研究取向可大致區分為「故事」（story）與「論述」（discourse）兩大核心概念，故事乃是敘事所描繪的對象，論述則是描繪故事的方式。Chatman 進一步指陳故事包含了「內容的形式」與「內容的實質」；論述則包含「表達的形式」與「表達的實質」。所謂內容形式指的是故事中的人物、場景、事件及其相互關係；內容實質則是指涉未經語言整理或傳述的原始材料；表達的形式是指一種陳述方式，亦即故事到底是如何被傳達的；而表達的實質，則是指涉用來表現敘事的媒介體本身，譬如文字或電影等（Chatman, 1978；轉引自林東泰，2009）。

Chatman (1978) 在其《故事與話語》一書中對故事的敘事結構做了極為詳盡的解釋，依照他的定義，故事可以區分為「動態的事件」與「靜態的存在物」兩大要素。存在物就是靜態的人、時、地、物等，亦可按情節顯著程度和不同面向，再細分為角色、時空背景、品質及寫作

稱謂；事件則是動態的行動和發生過程，並可依事件的重要程度分為主導故事推展的核心事件與僅只點綴的衛星事件。

然而，有學者批評 Chatman 的核心／衛星事件概念缺乏具體性（Porter, Larson, Harthcock, & Nellis, 2002），Chatman 也指出自己對於事件的定義及命名並非一套標準程序。因此，為了進一步檢視核心／衛星事件之功能與本質，以了解事件究竟如何推演故事前進，Porter et al. 以 Chatman 的敘事分析架構為基礎，提出「場景功能理論」（The Scene Function Model），定義更具體明確的敘事功能，包括「核心事件六大功能」（six functions of kernel scenes）及「衛星事件十二大功能」（twelve functions of satellite scenes）。藉由事件的功能，我們可以分析電影中的某個鏡頭及場景是如何將故事延伸或予以強化，並了解事件在整體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非僅只就核心與衛星事件的不同做出區別。有鑑於此，本研究欲以 Chatman 敘事理論為分析架構，再輔以 Porter et al. 的場景功能理論（The Scene Function Model），著重故事中的「內容形式」分析，即關注於角色的態度、行為、與事件發展等。

三、觀眾的詮釋類型與影響因素

（一）Hall 的接收分析理論

接收分析典範最早起源於 Stuart Hall 所提出的製碼／解碼模式。Hall（1980, p. 131）認為訊息的產製與接收並非對等的，文本對觀眾具有較優越的約束力與影響力。據此提出三種解碼方式：1. 主流霸權位置（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2. 協商性符碼或位置（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3. 對抗性符碼（oppositional code; Hall, 1980, pp. 136-138）。Hall 的解碼方式預設著「社會－文本－閱聽人」的三位一

體（林芳玫，1996），亦即凡是採取對抗性符碼解讀的觀眾，即代表對於社會主流價值觀之宰制意識形態的一種反抗。然而對於價值觀與社會相異的文本，或是閱聽人本身對文本的基本了解有誤，Hall 的模式就無法應用，甚至會造成抗拒的濫用，將消極的不合作與自覺性的提出挑戰劃上等號。

對此，林芳玫（1996）以 Hall 的架構為基礎進行修正，聚焦於觀眾與社會主流價值規範的關係，歸納出三種觀眾類型：

1. 規範型：根據角色的表現是否遵循社會規範而對其行為產生是非價值判斷。
2. 個別情境型：從角色所處的特定環境（如背景、家庭狀況）來了解其行為動機。
3. 結構型：將角色或事件視為外在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的反映，批判結構而非單一個人的行為表現。

本研究認為林芳玫的類型架構較能看出觀眾與社會互動之關係，得以詮釋觀眾的解讀在特定歷史社會脈絡下具有甚麼樣的意涵。其中，由於文本中的職場關係與情感關係呈現特別著重於角色之間的互動，故本研究採用林芳玫的架構來檢視受訪者在此二部分的評價。

（二）影響觀眾解讀的因素

Corner（1991）認為可從三個面向探討閱聽人的接收情形與解碼方式：社會結構、觀視情境、閱聽人的自身經驗與知識。其中，社會結構乃是指從社會學的角度，檢視閱聽人在性別、年齡、文化背景等不同人口學特徵下的解讀差異。其中有學者以文化適合性（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Kottak, 1990）及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Straubhaar, 1991）來解釋閱聽人較偏好與其既存文化相契合的電視節

目，乃是因為對文本所描述的內容較為熟悉與了解。

此外，個人生活經驗、知識以及傳統的電影常模會形成所謂的認知基模，觀眾亦可能依據認知基模來對文本進行詮釋（Hoijer, 1992, pp. 586-587; Bordwell, 1985／李顯立等譯，1999）。當故事與現實生活的相關性（relevance）愈高，閱聽人也就愈能輕易地縮短自己與文本間的距離，並主動將兩者產生連結（Cohen, 1991）；同時，觀眾與角色的類似性（similarity）愈高，也愈能對其行為態度產生認同（Press, 1991）。

本研究兩個文本中的女主角都具有獨立自主、勇於追求理想等特質，這些特質都傳遞出美國社會中的現代女性形象。觀察發現，這樣的形象呈現在女性意識抬頭之後是很普遍的現象，也與近年來女性在勞動市場中逐漸嶄露頭角所顯現的職場形象相符，但現實生活中的女性生涯發展似乎仍受到諸多限制。透過觀眾的解讀，我們可看出職場年輕女性在她們所處的社會位置上，對與自身生活相關之故事，會發展出甚麼樣的詮釋策略；而當觀眾對主角產生認同或反抗，代表角色的觀點符合或推翻了她們主體位置的論述（林芳玫，1994），亦可藉此分析社會文化及個人經歷等因素對當代年輕女性之職涯發展的定位與影響。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電影文本簡介

【穿著 Prada 的惡魔】描述的是剛從大學畢業、希望將來能成為記者的安德莉雅，擔任了時尚雜誌總編輯－米蘭達的助理。初入職場的她必須承受米蘭達各種無理的要求，雖然之後漸漸適應，然而卻因工作的繁忙而使她與家人、朋友漸行漸遠。最後，安德莉雅了解到她必須在衝

突中做出選擇，因此毅然放棄這個人人稱羨、代表崇高地位的工作，選擇追尋自己最初的夢想，邁向屬於自己的成功之路。

【**豪門保姆日記**】則述說剛畢業的安妮在因緣際會之下，以人類學研究的態度開始了第一份工作－保姆。保姆的工作幾乎無所不包，還必須忍受雇主 X 夫人各種無理的要求。安妮在工作中經歷了諸多混亂情境，觀察到上流社會的種種醜態與不為人知的悲哀，進而瞭解這不是她所想要的人生，最後雖然被辭退，但她重新確立了人生目標，並申請上人類學研究所，展開新階段的學習。

此二部電影均以年輕女性為主角，描述初入職場闖蕩的社會新鮮人在極其高壓的工作地獄中如何自處。故本研究選擇此二電影為探討的文本，分析其中的敘事結構，進而探討代表大眾流行文化的電影如何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詮釋年輕女性生涯奮鬥的過程及成功的意象。

二、敘事分析步驟

本研究以 Chatman 之敘事理論架構作為分析之基礎，主要針對「故事」中的事件及角色進行分析；並輔以 Porter et al. (2002) 場景功能理論 (The Scene Function Model)，作為定義核心事件與衛星事件的基礎，包括下列步驟。

- (一) 首先以場景功能理論中的核心事件六大功能 (如下表一所示)，找出影片中貫穿整個故事的核心事件群，依序排列並簡述此些事件扮演的功能為何。

表一：核心事件的六大功能

場景功能	描述
干擾 Disturbance	揭示出破壞平衡的事件，使主角開始採取接下來的行動。 確立故事中衝突的性質，這個衝突性質可能不會在畫面中呈現，或是只由對話呈現。
阻礙 Obstacle	反對力量 / 對手出現，可以回答出是誰 / 甚麼成為英雄達成目標的阻礙。
混亂 Complication	出現了一個新的行動方向，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在既有的混亂情況中又增加了新的觀點或角度，或是引入新的反對力量。 混亂可包含角色、情況、事件、錯誤、誤解、及發現。
對抗 Confrontation	英雄起身對抗困難及阻礙
危機 Crisis	與反對力量陷入對峙，無法確定結果為何。 此時對對抗是決定性的關鍵，也是整個故事的高潮。
解決 Resolution	危機解除，平衡恢復。

資料來源：Porter, M. J., Larson, D. L., Harthcock, A., & Nellis, K. B. (2002).

Re (de) fining narrative events: Examining television narrative structure.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30(1), pp. 23-30.

(二) 接著以場景功能理論中的衛星事件十二大功能（如下表二所示），找出每一核心事件下所附屬的衛星事件，並檢視衛星事件如何強化或擴展核心事件。

表二：衛星事件的十二大功能

場景功能	描述
說明 Exposition	提供背景知識。
戲劇性提問 Dramatic Question	提出故事最後會解答的基本問題。 與故事的衝突有關。 可能會對干擾的性質做出說明。
新角色引介 Introduction of new character	介紹新角色出場。
行動 Action	角色提出計畫或是其工作情形的呈現。 交通工具移動場景。
計畫揭示 Plan Revealed	呈現出英雄為了排除干擾而建立的目標。
關係肯定 Relationship Affirmation	關注角色間的互動，但不會呈現關係的新發展或改變。 角色可能出現支持他人的行動。 角色談到一些額外的或是私人的事情。
澄清 Clarification	澄清基本衝突，來強化並重複戲劇性提問。 呈現有關衝突的新資訊，讓觀眾了解衝突可能產生的影響與後續的行動。
衝突持續 Conflict Continues	使觀眾持續感受到衝突的存在。 加劇懸疑、期待和緊張。 挑逗觀眾，使觀眾保持興趣。
緩和 Relief	讓觀眾有喘息的機會，提供一個前述故事的轉移點。
主題 Theme	讓尚未領略故事主題的觀眾恍然大悟。 可以解釋英雄為什麼會有目標。 可以解釋角色的行為及態度。 反映出文化及社會議題、價值觀、信念。 唯一的功能在於強調故事的主題。

場景功能	描述
伏筆 Foreshadowing	為後續事件埋下伏筆。 給予後續事件更多意義及重要性。 對未來的衝突產生預知。 可能揭露後續故事中的角色特性。 建立後續事件的可信度。
氣氛 Ambiance	將觀眾拉入故事中的情感層面。 藉由角色對事件或對其他角色的情緒反應，使角色塑造更立體。 通常與故事主題有關。 增強對故事的情緒反應。

資料來源：

Porter, M. J., Larson, D. L., Harthcock, A., & Nellis, K. B. (2002). Re (de) fining narrative events: Examining television narrative structure.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30(1), pp. 23-30.

(三) 以劇中主要人物為分析重心，檢視其經歷之事件，呈現出哪些問題，如何解決，結果又為何；並分析在各個事件中，角色所持有的觀點、態度為何。藉由劇中人物在事件中的行為與思維推导出角色的特性。

三、深度訪談法

Morley (1992/馮建三譯, 1996) 指出，閱聽人研究適合採用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 來進行。透過深度訪談，研究者能精確地切入問題點，直接探究閱聽人的意識、價值與態度，並藉此看出他們是如何建構自身世界與理解自身行為。進行的方式可分為結構式訪談、非

結構式訪談與半結構式訪談三種（Singletary, 1994 / 施美玲譯，1997）。本研究認為半結構式訪談讓研究者得以事先建立對話的方向，確保問題與回應符合研究目的所需，又能讓受訪者負責大部分的對話，是較為理想的狀態，也廣獲多數閱聽人研究的採納；因此，本研究以半結構訪談的方式，藉由與受訪者的接觸、訪問以及互動，來了解在職年輕女性的解讀型態。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之探討以及電影文本之敘事分析結果，擬定初訪大綱，其後即預先進行二次初訪，將難以作答、相似度過高的題目予以微調，修改為正式訪談大綱。例如在背景概況中問及自身情況與電影的符應情形，會出現較長的停頓思考時間，並有受訪者直接表示問題難以作答，故將提問形式改為同時詢問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而詢問感受及採取之作法，使討論範圍更加廣泛，作答較易發揮。此外，關於各種事件的訪談，初訪時發現問題過於分散，容易形成一問一答的情況，故將問題統整為情感層面、工作層面兩大面向，再各自往下細分，以便訪談時從大方向切入，後續的整理也較易歸納。

在確立訪談方法之後，進而需要找尋合適的訪談對象。本研究鎖定與文本角色處於相同發展階段，並具有相似條件的年輕女性新鮮人，將取樣條件設定為：

- （一）根據職場新鮮人（fresh graduate）一詞之定義：「自學校畢業，離開校園而初入職場工作的族群」（周尚擘、李岳庭，2012），本研究聚焦於大學畢業、初次就業且工作年資 3 年以內的年輕女性。其中年資的設定乃歸納相關文獻之論述，以較廣義的定義為取樣標準，目的在於廣納各種不同發展情況的新鮮人樣本；年齡的設定則綜合女性生涯發展理論與相關就業統計數據，設定在 22-29 歲之範圍內。

(二) 在半年內看過【穿著 Prada 的惡魔】（於 2006/10/13 在全台電影院上映）、【豪門保母日記】（於 2007/10/09 在全台電影院上映）任一片。選擇半年內看過的原因是希望受訪者的觀影記憶在合理的時間內，以免有記憶遙遠或模糊的情況，且此二部電影目前仍經常在電視台之電影頻道播映。

另外，根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顯示，新鮮人在職場中存在某些普遍的共同問題，即使投入不同的工作領域也是如此。然而，換個角度來看，當擔任的職務不同，即使是身處同一行業甚至同一個工作場合，與上司、與同事的關係，對自身工作任務的控制與調配能力，以及接受命令指派的機會則可能具有差異。舉例來說，同樣都是在建築工程業的工作者，負責建案設計與規劃的建築師、負責營造設備檢驗管制的工程技術員、與負責實地裝修的技術工，就可以明顯看出在工作過程中決策、操作、指派、被指派的關係存在。

工作學識技術層級的差異，會造成收入、階級認同的差異（黃毅志，1998），也會造成生涯發展與生涯規劃之不同，使得觀眾可能因自身工作經驗而影響了對於部下文學的解讀。其中，愈趨向學識技術層級，代表該工作需要愈多的學術知識運用、愈少的上級指導，工作自主性與決定權也就愈高，因而與文本女主角的工作情況差距愈大，或許會產生較少的共鳴。此外，新鮮人初次就業的職務以基層實務工作居多，較少擔任高級管理職位；又受訪者的受教程度設定較高（大學畢業），從事體力、非技術性工作比例較低。因此，本研究透過併類的方式，將「事務性工作人員與其他類似技術層級者」以及「非技術工」合併，亦即將黃毅志（ibid）的架構予以簡化，而分為「專業學識組」、「半專業學識組」、「事務及技術／非技術組」三大職業分類。

為廣泛蒐集意見及經驗、避免樣本過於集中在類似行業，本研究採

用立意或判斷抽樣法 (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在三個組別中各選取兩名符合上述取樣條件的受訪者，一共六人，資料如下表三：

表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職業分類層級	編號	職業	年齡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專業學識組	A1	工程師	26	1 年 2 個月	2014/7/19	約一小時
					2014/10/4	約一個半小時
	A2	小學教師	26	2 年 6 個月	2014/8/20	約一個半小時
半專業學識組	B1	廣告企劃	26	2 個月	2014/9/20	約一個半小時
					B2	業務
事務及技術 / 非技術組	C1	服務人員 (航空)	24	6 個月	2014/7/26	約一小時
					C2	行政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電影文本敘事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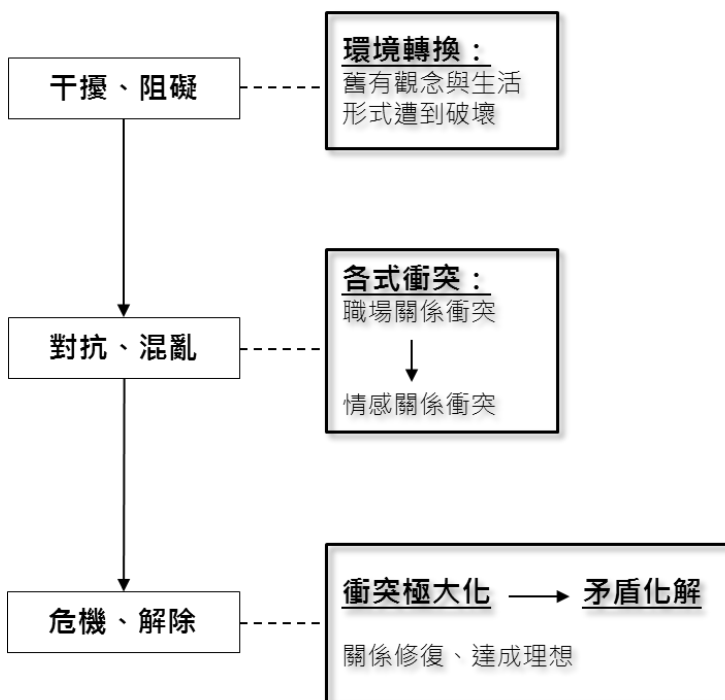
(一) 核心事件分析

兩部電影在故事背景的設定上，有其異同。不同之處在於【穿著 Prada 的惡魔】是以時尚圈為背景，描繪了許多時尚產業的細節，如名牌服飾、走秀等；【豪門保母日記】則呈現富豪階級的家庭，敘事多涉及社交活動、家庭關係等權貴生活型態。相同之處則為故事主題均為一位甫自大學畢業的年輕女性，從初踏入職場，到離開此第一份工作以實

現理想的心路歷程。無論是推動故事前進的事件安排、情節，以致於劇中主要角色之間的關係，兩部電影之敘事都有許多類似的結構脈絡。

若以核心事件六大功能的角度出發，可發現兩部電影的事件安排，大致依循（1）阻礙、干擾；（2）對抗、混亂；（3）危機、解決這個次序推演，也就是說，電影之整體敘事骨幹乃是以核心事件為架構，先暗示了故事中最主要的衝突情節為何，接著將衝突引導出來，並讓衝突持續進行達到一個高峰後，最後以化解衝突作為收尾，達到一個理想平衡的狀態，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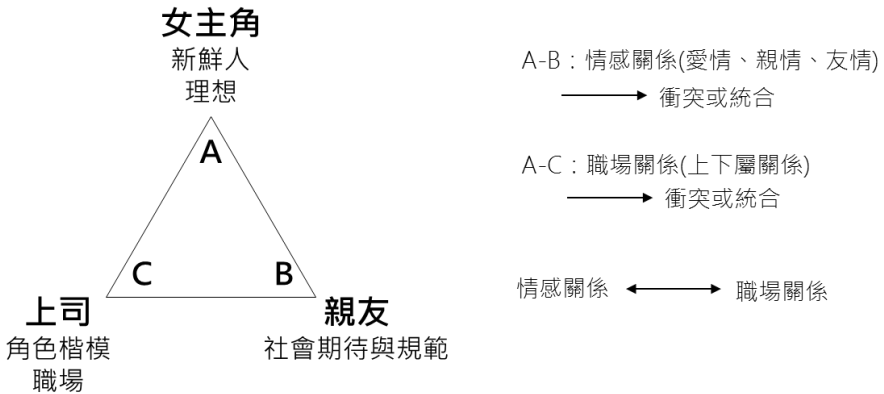
圖一：二電影之共同敘事脈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關於衝突的形式，兩部電影均包含了兩個明顯的衝突關係：情感關係的衝突、職場關係的衝突，如圖二所示。

圖二：二電影敘事中的衝突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女主角代表的是新鮮人的觀點，以及她本身所持有的理想或目標；親友包含父母、朋友與男友的觀點，代表著社會對於年輕女性的期待與規範；而上司則代表職場看待女性新鮮人的觀點，以及命令與任務指派來源，有時其行為模式與價值觀也會成為女主角作為生涯發展參考的角色楷模。女主角與親友間會構成情感關係，與上司則為職場關係，兩種關係都經常形成阻礙目標達成的反對力量，造成關係的衝突。首先，在具有阻礙、干擾功能的核心事件中，女主角都經歷了環境的轉換，使得舊有生活型態與觀念遭到破壞、失去平衡：安德莉亞經過面試進入時尚界後，過去隨興的打扮及穩定的感情生活被迫產生變化；嚮往人類學研究的安妮則在母親的期待下轉往金融公司面試，然因表現不佳而讓她對人生感到迷惘。

隨著情節發展，接下來的事件具有對抗、混亂之功能，亦即女主角開始試圖克服其所遭遇的困難，如安德莉亞以內外化的雙重改變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安妮選擇成為保母作為對母親和主流價值的反抗。同時新的困境也不斷浮現，使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如安德莉亞職場上的混亂主要來自上司惡魔般的刻薄作風，但因應的改變卻不被朋友、男友所接受；安妮須應付 X 太太偏差的價值觀與怪異要求。兩部電影在此階段皆呈現大量的情感衝突與職場衝突，且可看見職場關係對情感關係的影響，當女主角與工作的關係愈密切，像是與上司衝突頻繁，或是付出愈多時間心力在工作上，其與親友間的關係就愈疏離、產生愈多磨擦。

而在危機、解決的事件中，情感關係與職場關係中的衝突先是達到最高點，包括情感上安德莉亞與男友分手、與朋友翻臉，安妮則與母親停止往來聯繫，職場上安德莉亞在重要活動中目睹上司的行動（犧牲同事）與狀態（婚姻失敗），使其面臨理想與職業選擇的關鍵抉擇；安妮則同時面對與雇主、與母親的決裂而產生雙重衝突。顯示女主角與反對力量陷入對峙，而這些衝突之後皆獲得化解，女主角均透過與現階段工作的切割（無論主動離職或是被動解雇）來解決情感與職場的危機，在理想平衡的狀態下使整體敘事步入尾聲。

綜上核心事件分析，二部電影均是以年輕女性進入職場的「工作歷程」為敘事主題，透過女主角在過程中與上司、與親友間的衝突展演，讓故事得以推展，亦即核心事件的作用乃是點出衝突的對象與形式（與上司：職場關係衝突；與親友：情感關係衝突），以及衝突的程度演變（從干擾、阻礙中出現；在對抗、混亂中變得複雜且相互影響；至危機、解決中先極大化再歸零），構成整體故事之敘事骨架。至於衝突內容的細節、實際面向與延伸，則由衛星事件予以補充、描繪，使敘事架構更為完整細膩，以下即就電影衛星事件之共同敘事脈絡進行分析。

(二) 衛星事件分析

二部電影在衛星事件層面中，也有許多類似的情節安排，尤其同樣具有表二中的「行動」、「澄清」、「衝突持續」等。以下分別就職場及情感關係衝突中的問題、解決方式、結果等面向加以分析：

1. 在「對抗、混亂」核心事件中的職場關係衝突

(1) 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以及不尊重的態度

二位女主角皆出現工作不順的各種情況，包括失言、跟不上其他人的腳步、照顧對象生病時女主角的焦急與無所適從等。在工作出現困難時，女主角均善用周邊資源、積極尋求外界幫助，如請同事給予建議、請母親針對病情採取緊急應變措施，過程中不輕言放棄，亦不害怕失敗，因而成功克服工作初期經驗缺乏的種種困境，但同時也引發了其他挑戰。

電影即不斷呈現諸多不合理的工作要求，例如被要求在颱風天聯繫到能起飛的航班、休假期間仍指派工作等。二位女主角的解決方式為：盡力後消極接受結果，亦即先是盡可能的遵從命令，試圖達到雇主要求的條件，但是當察覺到自身能力有其極限時，便傾向讓事情順其自然發展。而結果有失敗收場，也有意料之外的順利發展，暗示成功需要一點機運，面對困難先勇敢嘗試後，接著勇於承擔、面對後果，並在事後多面向自我檢討，包括自身努力程度及雇主要求本身的合理性。

此外，上司經常以鄙視眼神看待主角的服裝打扮、以犀利言語攻擊其工作表現、打斷其與他人的通話、任何事情不給予談話及討論空間等情節，一再顯示上司的態度刻薄、強硬、不給予尊重，而面對上司強勢蠻橫的態度，為避免正面衝突甚至丟失工作，二位女主角皆採取隱忍、配合之做法，事後再向親友抱怨、抒發情緒。結果確實成功迴避很多正

面衝突，但也間接造成處境更加艱難（雇主態度依然故我）。

（2）不認同上司價值觀

安德莉亞從米蘭達身上接收到的形象與觀念，包括工作重於一切，必要時可犧牲婚姻及朋友，華服、名聲、權力地位是唯一成就象徵；安妮從 X 太太身上看到的，則是對於光鮮亮麗外表的追求，以及對於殘破不堪內在的無視，對她來說，孩子只是綁架婚姻的手段，金錢、權力即是代表幸福的象徵。女主角們並不認同這些價值觀，某種程度上甚至對持有這些價值觀的上司抱以同情，認為為這樣的生活所付出的犧牲與代價是不值得且可悲的。因此，二位女主角最後皆以具體的行動或言語表達自身的相反意見，而結果都得到接受與認同，X 太太甚至受到安妮的影響而產生價值觀及生活型態的改變。

2. 在「對抗、混亂」核心事件中的情感關係衝突

（1）工作、理想不受支持或遭反對

進入職場後，女主角都曾經試圖解釋、澄清自己的工作選擇，並呈現追求成功的決心，以擺脫親友的質疑。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自己的理想抱負或是工作面臨的困難瑣事，對於長輩（父母），她們傾向隱惡揚善，對於平輩（朋友、男友），她們選擇抱怨抒發，顯示了同儕與父母在年輕女性生涯發展階段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而父母與同儕在女主角的隱瞞或解釋之下，結果都是暫時接受其理想或工作現況，但仍會自認出自關心，以言語批評的方式，企圖對女主角的選擇與思維有所設限及評價。

（2）私人生活受工作影響

安德莉亞與父親聚會時受電話打擾、錯過男友的生日派對、與朋友的聚會中途離場；安妮則約會遲到、無法與男友公開交往、也放棄與男

友一起度假的機會。電影不斷呈現女主角的私人生活受到工作的嚴重影響，而當工作與私人生活產生摩擦時，女主角均優先處理工作事務，而對受到影響的親友採取事後道歉、彌補的方式，特別是面對男友時，會利用其女性特質，作為一個性感客體或是展現脆弱無助，以尋求諒解。男友的反應則是雖然因此消氣或選擇予以包容、原諒，但難掩無奈、失望甚至不滿的負面情緒反應，對其工作的負面觀感也逐漸累積。

綜合以上衛星事件的分析，可看出此類描繪年輕女性職場經歷的「部下文學」電影，是以主角遭遇問題、解決問題、產生結果的事件序列推動故事前進。然而，每段事件的結果並非皆是好的呈現，無論是職場關係衝突或是情感關係衝突所引發的問題，都可能在女主角的行動與選擇下產生好壞參半的結果，這與過去研究中其他類型的電影（如童話電影、客家電影等）之敘事架構有所不同；顯示此類電影之敘事對於當代年輕女性困境的強調與描繪，著重呈現其生涯選擇的阻礙與影響因素。

（三）角色分析

釐清核心及衛星事件並形塑出整體敘事架構之後，便可從中推斷出角色特性，亦即從一系列事件中指示人物的性格。Chatman（1978, p. 119）認為，角色應是自主的存在體（autonomous beings），而不僅僅行使既定行動的情節功能，此概念與 Propp（1968）等形式主義學者所提出的觀點不同。由於角色是由人所扮演，觀眾同樣身為人，很容易受到角色的人格特質所吸引，或因而對某個角色產生好惡的觀感，因此在分析時，不能只著重在角色「做了什麼」以及此行動在故事中具有什麼「功能」，而應由外在心理學、社會文化、倫理道德等層面去剖析角色「是什麼」，以理解每個角色建構下不同的意義與特殊性（Chatman,

1978, pp. 111-126)。

安德莉亞與安妮兩個角色特性的形塑具有很多共同點，包括多元的人格特質、優缺點並存等等，有助於提高人物性格的逼真性。例如在工作層面可以看出兩位女主角都有服從與勤奮的特性；從人際互動層面則可看出她們重感情與同情心的表現；遭遇困境之後也都展現高度復原力。整體而言，都是屬於有理想、有抱負、不願隨波逐流的年輕女性。

在面對核心事件的態度上，二者也都有明顯的前後轉折。從一開始對職業場域的不認同與不確定感，在對抗與混亂過程中解決問題並投入感情與心力，因而增加職場中人、事、物在自己內心的比重與意義，也從中發現自身價值觀與所處環境的差異，相互對照之下對於自我認同的形塑更加清晰，所欲追求的理想目標也更加明確，以至於在最後得以確立自己的定位與人生方向，這些都是二位女主角從第一份工作經歷中所得到的體悟與觀點轉變。

綜合上述，兩部電影都建構了具有豐富特性的角色，除了年齡、學歷等基本背景條件具有高相似度，在許多面向上的特質形塑亦有雷同之處。其中，勤奮與責任感等解決問題的動力，以及「忠於自我」這個特性，乃是文本傳達的成功關鍵，試圖闡述年輕女性在追求自我、了解自我的過程中難免會迷失，但只要能把握住自己的理想，不盲目追求主流社會期待，終能在生活各面向達到平衡、圓滿的狀態。

二、職場關係與工作歷程

(一) 電影的呈現

本研究從女性生涯發展及職場新鮮人的角度切入，發現女主角在職場奮鬥的過程的確包含了蔡涵如（2004）的「適應探索階段」、「能力

成長階段」、「成熟發展階段」與「挫折衰敗階段」，然而電影敘事中並無出現女主角在工作趨向穩定後，即選擇安於現狀不求改變的情況，故不存在「穩定停滯階段」。此差異原因可能在於蔡涵如的研究對象包括資深女性，而電影則以資淺女性的奮鬥為敘事核心。另外，女主角在工作已上手，從中獲得的成就感達到最高峰時，都離開了當前的職位，步入下一個經過反思後能夠適合自己的人生階段，本研究將之定義為「統整完成階段」，分析如下。

1. 挫折衰敗階段

在故事開頭，女主角對於生涯的迷惘以及陌生的職場感到非常無助，差勁的工作表現招致上司或同事批評，產生強烈挫折感，因而處於「挫折衰敗階段」。面對此階段中的問題，女主角選擇以自己既有的價值觀來看待及處理事物，因此經常受困於自身設限的窠臼中，在職場中受到排擠。

2. 適應探索階段

女主角藉由各種學習及模仿，試圖建立職業場域的工作技能與思維模式，特別是藉由職場中的人際互動漸漸熟悉該領域的企業文化與價值觀，此為「適應探索階段」。此階段中女主角還是經常犯錯，工作效率不彰，親友以消極勸退的方式表示對其工作的不支持，職場人際關係大致上來說沒有明顯的改善，但出現了願意伸出援手的夥伴。

3. 能力成長階段

基於不服輸的好勝心，女主角在「能力成長階段」中將過去的行為模式與觀念拋在腦後，有如開竅一般積極地學習職業領域相關事務，並投入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在工作上，工作技能與態度有明顯的提升，上司

及同事慢慢對其改觀，但私領域中的情感關係逐漸因此惡化。

4. 成熟發展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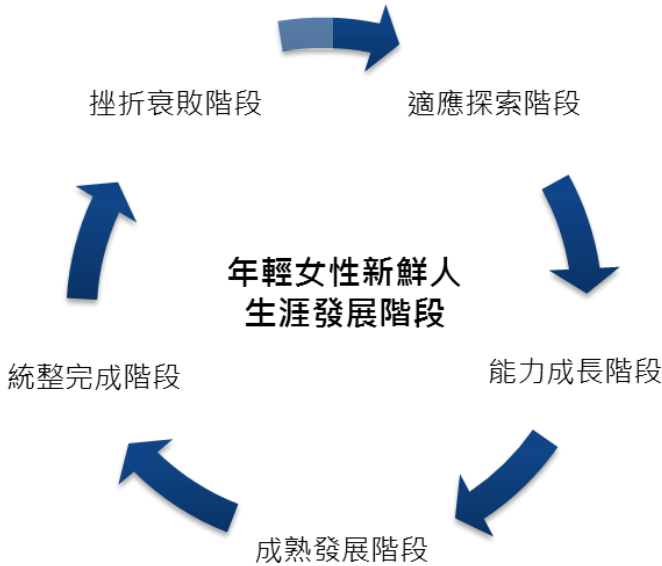
女主角對於工作已經相當得心應手，對職業產生高度認同，也得到上司的正面評價，但私領域的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近乎全數破裂，彷彿是事業成就必須付出的代價，女主角因此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思想與初衷，試圖統整出適合自己的道路。

5. 統整完成階段

女主角離開人生中第一個工作崗位，不僅從中獲得經驗與成長，所有破裂的關係都得到修復，在感情、工作與理想等人生面向中達到平衡，同時站在第一份工作經驗所累積的基礎上，重新展開下一個人生目標的追尋。此階段後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充滿不確定性，也可能因為新環境不如自己預期而失望，重新回到挫折衰敗階段。

因此，年輕女性新鮮人的生涯發展可能是一個不斷循環的模型如圖三所示，這樣的呈現與 White（1995）所提出之成功女性生命週期十分類似，強調生涯並非線性發展，而是在穩定—反思—變化—穩定的循環歷程中，使女性逐漸學習成長，並達到平衡圓滿的狀態。從電影敘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職涯初期所遭遇的困境，主要以工作能力、技能、態度、文化適應等職場專業領域的問題為主，而當在一職業中的發展愈趨成熟，對於該領域與自己的了解愈深，就愈有可能發現自己與公司的理念或價值觀不合，而陷入職業選擇困境。

圖三：年輕女性新鮮人生涯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這些過程中，本研究發現電影敘事將女性上司刻劃為強勢、刻薄的負面形象，這與林芳玫（1994，頁 137）在瓊瑤文本分析中的「壞女人」具有類似的作用，她認為，好女人與壞女人的衝突，會形成意識形態作用中的誤識（misrecognition）與位移（displacement）；例如戲劇中的婆媳衝突乃是強調差序格局的華人傳統與父權社會之產物，但「惡婆婆」往往要為「年輕媳婦」所受的苦難負上最大甚至唯一責任。二部電影亦出現年長女性對年輕女性的欺凌情節，與以往戲劇中的婆媳衝突具有相似之處，只是將衝突場所從私領域拉至公領域中，亦試圖將造成女主角不幸的真正原因（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中對女性服從的期待及企圖心的打壓）轉嫁到女上司的虐待行為上。並且藉由婚姻、家庭經營失

敗，描述年長女性作於妻子或母親等社會角色的失職，展現出女性對於權力或自由過度追求之下必然產生的犧牲、代價與失敗，這無異於是父權社會對於有行動力及有權力慾的女人所作的抹黑。

而年輕的女主角除了承受女性上司的打壓，亦觀察年長女性的處事方式與生活型態，從中建構自己對於生涯發展的態度與價值觀，進而影響她們後續的選擇。Reddin (1997) 認為對女性來說，比起僅有事業成功的女性角色楷模，她們更需要能同時協調事業、家庭等多重角色的典範，以作為思考未來如何在生涯發展中取得平衡的可參考模式。電影中的女上司明顯被塑造成失敗的例子，被女主角視為所不想成為的對象，無形中似乎暗示了傳統性別意識形態，突顯女性在追求事業、自由與自我發展的過程中將陷入極大的困境。因此在工作層面上，本研究將焦點放在女主角與上司所形成的職場關係，以及她在當中所採取之因應方式，從事進一步的訪談。

(二) 受訪者的接收詮釋

受訪者一致給予女性上司角色負面評價，顯示其行為模式和態度符合觀眾對「壞與惡」的認知。然而對於上司的負面形象，觀眾卻有不同的解釋。其中，規範型觀眾會基於女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上司產生批判，因為上司所呈現的形象並非社會規範之下「好女人」應有的樣貌，過於無情、野心勃勃以及忽略傳統母職：

她有些做事的方法我不是那麼讚賞，感覺她踩著別人上去，不得到目的不擇手段，我覺得這樣子我沒有辦法【接受】，她可以是個女強人，可是手腕不是很好。（受訪者 B1）

我覺得豪門保母日記中媽媽要求很多，可是媽媽自己有一堆問

題都沒有處理好，片面的看到一些保母的【缺失】……，可是其實她自己有些地方並沒有真的很盡力或很努力。（受訪者 A2）

受訪者的意見顯示女性對於權力的操弄一旦超出社會規範為女性所訂定的標準，就是對父權社會的一種威脅，因而被渲染成自私、殘酷的表現。

結構型詮釋的觀眾亦採取批判看法，只是批判的對象從個人轉變為外在社會結構，以巨觀角度詮釋電影中微觀的角色行為模式。也就是說，女主角所承受的苦難並非單純源自於上司的性格缺陷，且這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普遍存在於社會工作環境中的現象，勞資雙方都應有所檢討，主管不該逼迫員工至此，可能導致員工甚至離職，無論對於新鮮人生涯發展或是整個公司管理來說，這都是「非常損失的一件事，非常罪惡重大」（受訪者 B2）；而員工本身也該有所自覺，不應一味忍讓，否則問題不會有解決的一天，勞方將永遠無法反抗「制度不公」（受訪者 B2）的事實。特別是以台灣的職場現況來說，勞工超時工作的情形十分嚴重，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的調查報告，台灣將近 50% 的勞工都有加班的狀況，且其中約有近一百萬名的勞工（12.29%）不曾得到任何補償，如：加班費、補休等。工作過勞的職場結構儼然成為常態，許多受訪者同樣深受加班之苦：

我的加班時間長的時候很長，有時候連續幾個禮拜都十點、十一點下班。（受訪者 A1）

我的工作量多，一週加班至少兩次，一天工時達十小時，有時遇到大案子，可能週末都要加班整天。……資深同事加班也多，因為通常擔任大型專案 leader、壓力更大。（受訪者 B2）

受訪者的經驗顯示，工時過長的情況似乎是難以避免的難題之一，而且連資深員工都不見得能逃離加班的命運。但受訪者 C2 表示資深同事因為對工作事務較熟悉，因此「比較能夠妥善地利用時間」。除了對工作的熟悉度有別，新鮮人因為期望融入公司、期望受到重視、願意接受磨練等心理因素，使其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中，即使沒有任何具體的補償機制：

我們組加班不是看資深不資深，是看誰奴性夠、耐操，就讓他加班……。實質上錢好像也沒比較多，真的有差就是可以感覺自己比較 involve 在公司的專案內，比較清楚事情，可以下一些決策，若是選擇是不高不低的人，應該沒機會磨練成這樣。
(受訪者 A1)

資深同事熟悉辦公室文化、事務經驗豐富，因此說話比較有分量、意見較易被採納，職場新人面對這個差異只能慢慢學習、累積經驗，專業度提升時就會被重視、不只做雜事。(受訪者 B2)

而個別情境型的觀眾會將角色視為具體的個人，從其所處的特定環境來檢視其行為動機，並以同情心詮釋並諒解角色的負面行為（林芳玫，1996）。例如上司確實對女主角諸多為難，但是觀眾會試圖站在上司的角度，認為「她有她的立場及難處」（受訪者 C1），並非惡意刁難女主角，甚至有可能是為了要引發女主角自我成長的動力才會「扮黑臉，以激進的手段加以逼迫」（受訪者 C2）。與結構型不同的是，個別情境型之詮釋並未離開文本故事範圍，從劇情傳達的訊息中（角色家庭背景、人格特質）來理解角色的行為；而結構型的詮釋則是外在於文本之外，從劇情並未特別呈現之社會結構與制度層面來看待角色（林芳

玫，1996）。

三、工作與情感關係

Spiker (2012) 以女性權力關係 (female power relationship) 對【豪門保母日記】【穿著 Prada 的惡魔】中的情感層面作出評論，他認為該劇中父親、男友及女性友人與女主角的互動，代表著社會對年輕女性的期待，並定義出女性在社會中擁有甚麼樣程度的權力及行為表現才是適當的。

部分受訪者同時採取個別情境型及規範型詮釋觀點，她們一方面基於自己和女主角共同的社會角色（女友）乃是屬於人倫關係中的位卑者，而對她的處境感到同情，另一方面批評男友角色，對其行為態度產生負面印象，並認為他的作法不是一個好男友該有的表現：

在那個狀態下她已經忙了一整天，然後男友還對她發脾氣，你就會覺得這男生很幼稚。（受訪者 B2）

除了顯示重視自主與職業發展的女性主體論述已在年輕女性的自我建構中萌芽，亦可看出男性角色在男女情感關係中的轉變，不同於以往父權社會中的絕對權威，對於部分年輕女性來說，體諒、容忍等過去被加諸在「好女人」身上的特質，如今也成為她們用以評價「好男人」的標準，「所以我就選了一個不會反對、不太會有意見的男朋友」（受訪者 A1）。

而譴責女主角的觀眾詮釋則與 Spiker 的論述較為符合，認為工作占據其生活太多比重，沒有給男友適度的尊重，必然引來爭吵與反彈：

工作已經開始影響她所有一切的時候，身邊的人當然不喜

歡她繼續做那份工作。(受訪者 B1)

這樣的詮釋方式屬於規範型詮釋觀點，將導致情感衝突的罪過加諸於女主角身上，因為其並未扮演好「女兒」、「女友」、「朋友」等社會角色，並未遵循社會規範下其所應盡之順從父母、陪伴男友與朋友、將情感關係排至首位等責任義務，因而產生批判。此顯示部份受訪者對於女性在職場及私領域中的多重角色扮演仍具有一定程度之性別刻板印象，因而選擇了文本所設定之閱讀位置，接受其中打壓女性自由及工作權力的宰制意識形態。

此外，受訪者也將自身生活經驗帶入討論，並將劇情內容及角色行為表現做為自我檢視的範本。當自身情況與劇中情節相似，例如真實生活中曾因工作而與男友起衝突，受訪者就愈能將自己與文本產生連結並產生情緒上的共鳴，如表四。然而無論是否批判劇中男友角色的態度，B2、C2 均強調工作與感情應平衡發展，B1 認為雙方應「經營他們自己那段感情」，顯示即使是處於生涯發展的探索期，部分年輕女性在事業衝刺上仍是有所顧忌。

表四：自身經驗與男友角色態度

自身經驗	對男友角色態度	
	支持	批判
與女主角經驗相似 (真實生活中曾因工作與男友起衝突)		B2、C2
與女主角經驗相異 (真實生活中沒有因工作與男友起衝突)	A2、B1	A1、C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結局詮釋與成功認知

在電影結局中，女主角選擇離開已趨成熟穩定的工作，回歸自己的理想，修復與男友的關係，並且得到上司的肯定。從敘事分析的角度來看，文本的作用在於修復先前敘事中的危機，亦即在主角進行關鍵性的對抗並獲得勝利後，消除一切混亂狀態，回復平衡，達到統整完成階段。Hale (2006) 曾批評這種藉由離開工作崗位以彰顯勝利的呈現是一種逃避，是一種面對工作結構失衡的不作為，缺乏美眉文學中嘲諷人生及事業的精神。Ferriss & Young (2008) 卻認為這正是符合時代變遷的產物，女主角展開新的事業生涯發展，象徵新世代年輕女性所經歷的不確定性。

而本研究經訪談後發現，閱聽人的解讀基本上採取文本所設定之閱讀位置，亦即「選擇離開」、「新的發展」與「穩定戀情」等情節的串聯，對觀眾來說意味著女主角將擁有更適合她的生活方式，不見得是功成名就，而是在獲得肯定之後，勇於選擇自己想要的，包括「懷抱抱負、莫望初衷、投入工作、達到自己既定目標」（受訪者 A1、A2、B1、C1、C2），「找到興趣與專業的平衡、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自己與家人親友的平衡」（受訪者 B2）。

觀眾對於結局的看法十分一致，均認為是個理想但不真實的結局，屬於協商式的解讀，意即雖然對於女主角的選擇產生佩服的情緒共鳴，但仍認為經濟因素是現實生活中無法規避的考量，顯示了經濟獨立對於當代女性的重要性。此外，也強調女性生涯發展的多元與自由選擇，與第三波女性主義觀點相符合，可視為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一種反抗。

而對於成功的定義則符合主觀內在成功的認知，與 Powell &

Mainiero (1992) 所提出之論點相符。受訪者知覺到在當前社會環境與條件下，要達成客觀生涯成功有其困難之處，因此傾向為自己設定可及性較高的目標（如經濟獨立）。另外，也可看到年輕女性對於步入家庭生活的嚮往，顯示年輕女性仍然相當重視婚姻與家庭，並未因年紀尚輕而產生暫時脫離的情形：

不一定要事業有成啊！我是覺得要事業有成不太容易，因為現在除非你要創業，不然你在一個大公司你要成到哪裡去啊？當一個科長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就是大概不要餓死吧！然後就是有家庭，祖孫三代過得快快樂樂就好了。（受訪者 A1）

如此的解讀較接近主流霸權的解碼位置，觀眾與文本傳達之傳統的性別角色期待具有相同立場。

五、年輕女性的特質與社會期待

女主角之角色建構除了具有耐性、自省能力與忠於自我的特性外，亦同時包含了「成功女性特質」（吳淑敏，2004；郭靜姿等，2009；Reddin, 1997）與「典型性別角色」（蔡文輝，2007）中的女性特質。其中，成功女性的特質通常展現在女主角的工作情形與工作態度上，典型性別角色則較多在其人際交往互動中呈現。而觀眾對於女主角特性的詮釋，非常一致的集中在成功女性之特質描繪上，並且大多傾向以正面的詞彙來形容，像是「積極、勇敢、了解自我」等，顯示「女強人」的形象較能吸引年輕女性觀眾注意、也較能引起共鳴。Hoffner & Cantor (1991, p. 87) 認為，這是一種移情 (empathy) 的心理機制，讓閱聽人感受到與角色有類似的情緒體驗，因而拉近自己與角色的關係，投射正面情緒在角色身上（李佩英，2006）。

訪談內容進一步顯示，受訪者認為本身所具有的成功女性特質，確實與女主角具有相似之處，特別是「責任感」與「積極」最為雷同：

我覺得跟她們一樣的是，我會很努力的去做我現在的工作，我會很積極的去完成，也會負責任的完成。（受訪者 A2）

我覺得積極的部分很相似，尤其是「使命必達」這塊，就算是很麻煩的事，我也會想辦法完成。像是進公司第一年，我就為了趕東西加班到隔天早上，今年也是為了較快有成果，而在過年期間去公司上班。（受訪者 A1）

李佩英（2006）曾在分析《大長今》的角色解讀研究中指出，當觀眾與角色具有相似的特質，會因此對角色感到親近，進而認同角色。本研究的結果基本上支持此論點，受訪者在將自己與角色連結的過程中，乃是以讚許、肯定的語氣正向陳述自己所認同的成功女性之各項特質，並視其為職場中的優勢與有利條件，顯示出無論是電影中的女主角或是現實生活中的觀眾，都與過去社會所認定之擁有典型性別角色特質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在工作事務的處理上都富有責任感及積極主動的心態。

此外，從受訪者的回應得知，她們特別注意電影中女主角被賦予的期待，包含對工作情形的期待、女性特質的期待、以及同化融入職場的期待等。身為年輕女性新鮮人，受訪者在真實生活中也或多或少感受到來自上述面向的壓力，因而對女主角的處境感同身受：

女主角十分好強不服輸，雖然一開始不了解產業與公司文化，又碰到愛刁難的上司……。我入職第一週也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就要寫價值百萬的案子，嚇得要死，但因為不甘心自己那麼沒用，因此積極找人問、熬夜發想，案子後來成功了，資深

同事和老闆就會顯示信任與肯定，未來應對百萬案子也就不會那麼慌張。（受訪者 B2）

我們公司女生很少，我覺得男和女真的有差，女生常常都被指派成默默在後方做事的角色，而不是出來面對其他單位進行討論協調的角色，所以漸漸女生都有「這些事不是我可以說話」的這種想法。我認為女性應該不要覺得自己比男生差，責任、地位其實都是在一樣的起跑線上，雖然社會普遍對女性還是有看不起的情況，但是在任何地方發言都應該要果斷堅定，且符合邏輯，久了一樣還是會得到認同，就像女主角也是憑著一股堅持，最後連難搞的老闆都不得不佩服她的能力。（受訪者 A1）

承上，女性在生活實踐的過程中，仍然或多或少受到父權的壓迫。雖然相較於過去，性別平權的觀念已有進展，女性勞動參與的提升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然而與男性相比，女性必須耗費更多精神力量去應付不平等的對待，職場中的支配者仍為男性，玻璃天花板的困境依然存在。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的統計報告即顯示，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43.8%，仍屬偏低，且女性月平均薪資 37,144 元，僅為男性月平均薪資 46,459 元的八成。

儘管現實生活充滿挑戰，但是周遭不少朋友「把第一個工作當跳板」（受訪者 A2），電影女主角透過探索、成長，而後確定方向的職涯發展歷程確實帶給受訪者激勵：

安德莉亞經歷了谷底到高峰的過程，而且洞悉產業文化和自己的性格，才能做出清楚而不後悔的人生選擇。我覺得自己目前還在判斷和探索的過程中，期許自己也能像女主角一樣掌握工

作絕竅、搞清楚自己適合什麼，從容而快樂的工作。（受訪者 B2）

她懷抱很多她自己的抱負，然後去做，我覺得很棒！（受訪者 C1）

因此對觀眾而言，雖然與主角有別而存在著距離，卻也因為這個距離滿足了她們對成功及自主的嚮往，並將這種嚮往從電影延伸至日常生活中，成為一種自我激勵的方式，降低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無力感。她們認同的女性楷模乃是影片中的年輕菜鳥，並非 Spiker（2012, p. 19）所言之片中資深女強人。

伍、結論

電影文本敘事脈絡描繪年輕女性進入職場，經歷一連串職業生涯的轉變，透過女主角與上司之間的互動構成職場關係、與親友之間的互動構成情感關係，並由兩種關係衝突型塑出女性新鮮人在職場中的困境與成長。這樣的文本引起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激烈爭辯；依據文獻析論，第二波女性主義學者強調女性在社會結構中的不平等待遇，特別是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平等，因而批判文本中所呈現的女性選擇權力仍受限於父權結構，依然在取悅男性，而這正是第三波急欲擺脫的受害者形象（Ferriss & Young, 2007; Spiker, 2012）。由第二波的角度觀之，電影中對年輕女性的描繪太過膚淺，使她們缺乏反抗能力與危機意識，無論是過程中的服從或是最後離開的選擇，都是一種對於父權體制的妥協與逃避；第三波則將重點放在女性的自由意志與自由選擇，提倡自主、獨立的女性主體建構，認為女性能夠為自己勇於做出選擇即為一種權力的展現，特別是在她們選擇發展新生活或新事業時，更是象徵新時代年輕

女性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同時對於事業野心、企圖心、職業抱負足以代表個人幸福的論述提出質疑。

此外，本研究從女性生涯發展的角度切入，發現電影敘事確實呈現了文獻中「探索期」至「建立期」（Super, 1957）女性的生活樣貌與階段任務，在職場中的轉變歷程亦大致符應蔡涵如（2004）所指出的未婚女性生涯發展階段。特別是在生涯的困境中，一方面從職場關係中承受女性主管的嚴厲刁難，並從主管身上看見婚姻、家庭角色衝突下的失敗，加深年輕女性對於追求事業發展的恐懼；另一方面也從情感關係中親友的反彈，實際感受到社會規範對自身選擇的壓迫與限制。雙重恐懼下使她們終得接受追求權力與財富絕非生涯首選的論述，甚至加入父權社會中撻伐擁有權力財富之女人的行列。顯示了在女性的生涯發展中，其不斷接受刻板的性別角色社會化，並從中產生角色衝突、害怕成功與失敗等心理，因而成為女性生涯發展的阻礙（Gottfredson, 1981; Farmer, 1997）。

對於文本所呈現之當代年輕女性生涯困境，同為年輕女性新鮮人的觀眾各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並經常在各種不同詮釋位置間來回跳躍，顯示文本的解碼是一個動態過程。在職場關係與情感關係衝突的解讀中，具有結構反思的觀眾會從巨觀角度檢視受薪階級在勞動結構中的不平等待遇；遵守社會規範的觀眾則批判角色的行為不符合社會對於性別及身分的既定認知或道德標準；從個人情境角度出發的觀眾則能諒解角色的負面行為，認為有其特殊考量及原因。而觀眾對於女主角特性的詮釋，非常一致的聚焦於職場成功女性的特質，顯示年輕「女強人」的形象較能吸引年輕女性觀眾注意、也較能引起共鳴。

上述各種詮釋顯示了年輕女性處境的矛盾：作為一個女性新鮮人，其工作能力與企圖心可以受到佩服、羨慕與欣賞，但是在私領域的人際

互動中，她必須妥協於社會對於女性服從、無野心、重視感情的期待，才能維持和諧的情感關係。若以此回應 Betz and Fitzgerald (1987, p. 146) 所提出的觀點，在性別平權似乎有所進展的今天，是否形成對女性生涯發展有利的環境與條件？本研究與郭珍虹 (2007) 同樣抱持某種程度的懷疑。在教育普及與就業提升的情況下，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與社會規範等內在價值觀卻未全然鬆綁，反而導致年輕女性陷入自我定位的兩難，一方面希望能成為獨立自主的主體，擁有事業生涯的成就，另一方面卻又無法逃離性別期待的窠臼，而在情感關係中有所妥協，被迫將事業發展限定在一定的條件下，不能佔據生活過多時間，或是將佔據過多時間的狀態限制在一定期間內（通常指結婚以前）。由此可看出年輕女性對父權體制的協商，只能在社會規範之下做有限的努力，所謂的自由選擇也僅是在已劃定的範圍內做出選擇。

雖然觀眾在情感層面的回應較為消極，但不可否認她們確實在職場工作層面受到很大的鼓舞。學者林芳玫 (1996) 就認為：

作為公共領域內的行動者，我們可以從批判角度來解析霸權運作的機制，但作為象徵符碼之詮釋者，我們應肯定觀眾所受到的感動與啟發（頁 173）。

女主角在工作初期雖然備受責難，但是其不輕易妥協，積極改變自己的態度與處事方式，在工作事務的處理上展現優異的工作能力與責任感，這是受訪者最能感受到共鳴與啟發的地方，即使是帶著批判觀點的觀眾，也認為這或許是職場新鮮人在面對結構難以輕易撼動的無奈時，一種自我解套的方法，亦即將職場中的規範內化為自我認知的一部分，乃是為了實現生涯成功與事業發展所做的努力。此外，女主角的表現最後得到上司的肯定，離開現職後也往自己理想中的目標前進，被觀眾視為勇於選擇與勇於嘗試改變，即使某種程度上認知到這些是理想化的、不

真實的，卻仍然能藉由移情作用將自己投射到劇情中而產生認同與共鳴的感受，並獲得替代性的滿足。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此類電影文本雖然強化父權意識形態的存在，但同時亦帶給年輕女性觀眾實踐夢想的力量與鼓勵，藉由對於角色言行方式的贊同、欽佩、羨慕、批評與建議等各種反應，從劇情中學習職場與情感關係的互動方式，進而刺激她們產生自我期許及自我反思，形成一種年輕女性新鮮人的共同連結。

參考文獻

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女性勞動力的崛起。取自：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322111381771.pdf>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1）。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報告。未出版之統計數據。

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處（2013）。人力資源調查性別統計分析。取自：

<http://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341111105771.pdf>

吳淑敏（2004）。《傑出女性科學家生涯發展歷程及其成功因素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李顯立等譯（1999）。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臺北：遠流。（原書 Bordwell, D. [1985]. *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李佩英（2006）。《韓劇《大長今》之接收分析研究：男女閱聽人對「長今」角色的解讀》。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

余意（2007）。《台灣單身都會女性主體分析---以《慾望城市》女性閱聽人為主》。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林芳玫（1994）。〈觀眾研究初探－由〈梅花三弄〉談文本、解讀策略、與大眾文化意識形態〉，《新聞學研究》，49: 123-155。

林芳玫（1996）。〈《阿信》連續劇觀眾研究：由觀眾詮釋模式看女性與社會規範的互動關係〉，《臺灣社會研究》，22: 153-193。

林乃慧（1999）。《高雄市職業婦女生涯發展、教育需求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林東泰（2009年7月）。〈新聞敘事結構有兩種：話語結構與故事結構〉。「2009

-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新竹玄奘大學。
- 周尚嘩、李岳庭（2012）。〈社會新鮮人學生時期友誼的維持與轉變探討〉，《台灣心理諮商季刊》，4(4): 37-54。
- 施美玲譯（1997）。《大眾傳播研究方法》。台北：五南。（原書 Singletary, M.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mpora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NY: Longman.）
- 馮建三譯（1996）。《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台北：遠流。（原書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黃毅志（1998）。台灣地區新職業分類的建構與評估，《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5: 5-36。
- 廖依婷（2004 年 6 月）。〈慾望城市女性觀眾接收分析---從觀眾與角色之互動看其解讀〉形態。「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世新大學。
- 郭靜姿、王雅奇、林美和、吳舜文、簡維君、張靖卿、胡寶玉、謝佳男、周佩蓉（2009）。〈五位高中資優班畢業優秀女性之人格特質與生涯發展分析〉。《特殊教育研究學刊》，34(1): 47-73。
- 郭珍虹（2007）。《未婚年輕女性生涯轉換之研究》。屏東教育大學碩士論文。
- 蔡佩芳（2003）。《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廣告中的美貌迷思與青少年的性別認同》。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 蔡涵如（2004）。《未婚職業婦女生涯動機與生涯發展之研究》。嘉義大學碩士論文。
- 蔡文輝（2007）。《婚姻與家庭：家庭社會學》。台北：五南。
- Betz, N. E. & Fitzgerald, L. F. (1987). *The career psychology of women*.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Chatman, S. B. (1978).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 Cohen, J. R. (1991). The “relevanc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audiences’ interpretations of mass media.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8(4), 442-454.
- Corner, J. (1991). Meaning, genre and context. In Curran, J. & Gurevitch, M.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267-284).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 Dinurriyah, I. (2014). CHICKLIT MOVIES: An attempt of showing identity or looking for identity? A case study on *Bridget Jones’s Diary*, *Confession of Shopaholic* and *Devil Wears Prada*. *Journal of Gender Indonesia*, 4(1), 15-22.
- Farmer, H. S. (1997). Theoretical overview: The longitudinal study. In H. S. Farmer et al. (Eds.), *Diversity &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pp. 3-33). Thou. Oaks, CA: Sage.
- Ferriss, S., & Young, M. (2008). Introduction: Chick flicks and chick culture. In S. Ferriss, & M. Young(Eds.), *Chick flicks: contemporary women at the movies* (pp. 1-25).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ottfredson, L. S. (1981). 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8(6), 545.
- Hale, E. (2006). Long Suffering Professional Females: The Case of Nanny Lit. In S. Ferriss, & M. Young(Eds.), *Chick lit: The new woman's fiction* (pp. 103-11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 128-13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obson, D. (1982). *Crossroads: The drama of a soap opera*. London, UK: Methuen.
- Hoffner, C., & Cantor, J. (1991). Perceiving and responding to mass media characters.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Responding to the screen: Reception and reaction processes* (pp. 63-10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Hoijer, B. (1992). Socio-cognitive structure and television reception. *Media, Cultural and Society*, 14, 583-603.
- Judge, T. A., Cable, D. M., Boudreau, J. W., & Bretta, R. D. (1995).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dictors of executive career success. *Personnel Psychology*, 48, 485-519.
- Kirchmeyer, C. (1998). Determinants of managerial career success: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of male/female differen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4(6), 673-692.
- Kottak C. P. (1990). *Prime-time society—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Belmont, CA: Wadsworth.
- Morley, D. (1986).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momestic leisure*. London, UK: Comedia.
- Porter, M. J., Larson, D. L., Harthcock, A., & Nellis, K. B. (2002). Re (de) fining narrative events examining television narrative structure. *Journal of Popular Film and Television*, 30(1), 23-30.
- Powell, G. N., & Mainiero, L. A. (1992). Cross-currents in the river of time: Conceptualizing the complexities of women's caree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8(2), 215-237.
- Press, A. L. (1991). *Women watching television: Gender, class, and generation in the American television experience*.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ropp, V. (1968).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Radway, J.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eddin, J. (1997). High-achieving women: Career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H. S. Farmer (Ed.), *Diversity &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From adolescence to adulthood* (pp. 95-1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piker, J. A. (2012).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Devil Wears Pr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2(3), 16-26.
- Straubhaar, J. D. (1991). Beyond media imperialism: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39-59.

Super, D. E. (1957). *Vocational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Super, D. E. (1980). A life-span, life-space approach to care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6(3), 282-298.

White, B. (1995).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successful women. *Women in Management Review*, 10(3), p.4-15

The Success Process of Freshwomen in Workplaces: Movie Narratives and Young Female Audiences' Reception

Yi-Ting Yang, Jing-Huey Hwang*

ABSTRACT

“Chick l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ortrayed female’s power and subjectivity have stirred many debates and been centered as controversial issues. Focusing on two films of this genre, this study firstly undertook narrative analysis to understand how in the storylines women just entering the workplaces could overcome a wide variety of challenges, and then perform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how young female audiences interpreted the films.

The study found that both movies presented conflicts within and between love life and workplace relationship in the kernel events. Regarding these conflicts portrayed, interviewed audiences, on one hand, thought that work and love life both should get well balanced, echoing social expectations for women,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recognized and appreciated the successful career women’s characteristics owned by the heroines, and pointed

* Yi-Ting Yang holds a Master of Educatio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Jing-Huey Hwa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out that the films equipped females with the power to accomplish their dreams.

Keywords: female careers development, reception analysis, narrative analysis